





厚岡文集卷五

論

萬載李榮陞奠基甫

虞亭蕭韻顯

松軒李治中校鐫

湖山宋寶

毛氏春秋四例論

西河毛氏惡前儒以例說春秋其自為傳則湊立四例曰禮事文  
義據韓宣子孟子之言也全傳皆主之以為免於杜撰矣愚按孟  
子言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曰某竊取  
之蓋以春秋之史之文所載無非桓文之事而夫子惟取義裁定  
焉言之有三其實剛一離文即事無所寄離事即義無由施烏可



判爲三例指某某爲事爲文爲義者哉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古者道德一風俗同秉禮而後有言故見於文字者統目爲禮除夏殷禮以外周官三百六十亦此目也况諸侯之事策告往來謂之禮經其合其違褒貶以之禮之一字可以括春秋猶其括周官也孰不謂然然通孟子言之亦祇是載禮之文之事而准禮爲褒貶之義云耳烏有禮外之文之事之義者哉兩家船不可並踏或主宣子言禮或主孟子言義各引伸其趣無不可毛氏何類菜傭之見貪多援而同用之轉若兩經皆有所不足必合之乃爲美者初不知其爲斷鶴續鳧而兩傷之也遂致四例一無可用反不如杜例孔疏微旨權衡諸家各別之科旨爲各有所發明矣且傳例繼起如左氏五情公羊五始之類後世宗之

毛氏詆爲猥劣不足道公穀則概斥爲荒唐之言唐世二名家率以踳駁擯之所見宋元數十家謂無一可置辨者心粗如此安得不昏乎

論毛氏駁避號之謬

癸未葬宋穆公毛氏云概稱公者從我大夫送者之辭也胡氏自造爲例一是魯史舊文一是夫子削筆或討其賊或諱其辱或治其罪或避其號如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此削筆也云云吳之書卒祇乘與夷昧楚則旅審麋居軫共七卒而無十卒若襄之審則公親送葬例在諱辱不當在避號也且猶是五等邦君耳例當書公則不問侯伯子男而統以公字概之今既於赴告時書曰楚子某吳子某卒則於會葬時何難行我史例而公之而乃曰避



號將恐其稱王而避之乎抑亦吳楚國號當黜不使入春秋經也此皆夢嚙之語

愚按五等諸侯得通稱公周制也羣公既皆聽命可證間有從實稱本爵者葬蔡桓侯可証臣子既定諡以赴鄰邦亦承而稱之未有彼赴僭王而我大夫可截其諡另配公稱以登於策者毛氏自撰此不通之例誠所謂執經傳正旨而勦合就我卽奈何以造例譏胡傳或且其云何難於會葬時行我史例而公之果爾七卒之王胡不然毛氏直代胡氏發論以自駁耳然則吳楚不葬非夫子削筆更何索解僭王而不削更削何事毛氏見小不欲以削僭之權予吾夫子也且吳楚事接書於經乃誣胡氏爲欲黜其國號執爲嚙語請自評之丙辰二月二十二

周書考論

周書七十一篇著錄於劉向班固謂是周時詰誓號令也考左氏傳戰國策已用其語謂之周志又與周官大小二戴記史記漢書相出入孔氏詩疏稱鄭志張逸問傳曰騶虞白虎黑文答曰周史王會是此書自初著錄至漢魏間人皆見之唐以後志家繫之汲冢實非因汲冢而有也故巽巖李氏譏其失本信矣升菴楊氏云宋太宗修太平御覽始列汲冢周書或宋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卒以周書七十一篇充之此遷就之說不可信也按竹書七十五篇篇目具見晉書東晉傳皆有名內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凡四種以分十九篇周書不過得數篇耳安可以七十五篇盡屬之哉是汲冢書與劉班著



錄書多寡相懸名同而文異灼然明矣此四種者惟盛姬死事尙附穆天子傳餘並不傳而班劉書今具在總爲十卷先時祇傳四十五篇今五十九篇蓋漢以來人間又多出十四篇亦非出於汲冢也其書班氏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李氏謂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見予考其篇似晚周諸子言霸術頗乖於正李氏所論固爲長其言曰至紀一月又在秦之世然五卷以後亦間有真書如商誓度邑作雒皇門嘗麥王會祭公史記芮良夫諸篇粹然西周之遺予頗疑其見錄於聖人而傳者失之不然則門弟子後得而夫子未及見至漢世好古者取以錯於周秦人託名之書類爲七十一篇而上之因以流傳於世也四月十六大和移月街於院左

郭氏聖蹟註附論

海外南經云次山帝堯葬于陽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陽城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楮陽縣湘亭

南皆有堯冢帝嚳葬于陰今冢在頓丘縣城臺陰野中文王皆葬其所今墓在長安鄜聚社中

景純云按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洽鳥獸至于殂亡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人各自立坐而祭酸哭泣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

海內北經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崑崙東北景純云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恩德輒共爲築立臺觀以標顯其遺蹟也

愚按中庸言至聖之盛聲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極之天覆地



載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孟子言王者之世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所過化所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老子亦以王並天地稱四大蓋生東周不振遠想前王光被之隆故措辭如此後代儒生動以秦皇漢武防其君曰古之聖王惟慎固封守而已無遠畧之事書傳遺蹟不足信此殆以弱女而槩丈夫以跛鼈而齊駿足在中材無煩引古若奮發之主安能降其心終不知顯言前聖德化廣衍如春氣發生如大明出地遠非智力之可俾恃智力者相角而有不達行德化者自然而無不通也且古皇視天下如庭戶遠民戴之如一家中外胡異焉故曰凡厥庶民迓天子之光天威不違顏咫尺其生也榮臺觀于是其死也哀冢墓於是誰則禁之景純海內外南北經兩注深探前世君民相

與之情可與中庸孟子書相發明視拘儒彼此相笑執一廢百者識趣遠矣  
李山甫咏南朝云堯將道德終無敵  
秦把金湯可自由詩人亦知及此  
庚申三月朔  
癸丑



離騷戴註摘論

辛子兆岳嗜離騷博求其解自郡齋寄言曰喬頗不愜東原氏  
註請質之併致其書來觀其自序謂得屈子梗概評以爲經之  
亞而病說者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失其指要惟已說可令  
瞻涉者由辭以通其意故直標曰戴氏註以創義自己也予讀  
之猶惘惘姚江虛抱經臚舉各條亦不盡契因更取章句補註  
集註等公虛衡之東原相沿相倍之蹟瞭然病困中亦以淺見  
疏明數則併原書還質之辛子愚於古今人敢有同異若不受  
後人皮傅致滋眩疑猶夫東原之用心也丙辰五月朔

日月忽其不淹至來吾導乎先路

戴氏註云草木零落美人遲暮皆過時之慨論語所云四十五



十而無聞斯不足畏是也紀編修曉嵐曰美人以謂盛壯之年耳撫壯棄穢承及時好修言之所以不改此度者且導後來之賢士以先路也此言以身先國士

愚謂如戴註則草木零落美人遲暮爲重句換字不換意美人爲自稱導路爲先國士皆與君無與甚不然也王逸章句云美人謂懷王也言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年老晚暮而功不成又言願君及時修政改此惑誤之度乘駿馬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可成於治也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按上文已備言已之內美修能此數句自應轉入君身望其及時修政而已爲之道乃一篇之提要古註已得宜遵之

古者通美人爲美德之稱孟子次之信人大人間若詩之予美亡此傳之于哲信美楚公子美矣君哉之類婦人曰夫男臣子曰君莫不然固不特西方美人及九章之思美人可例也後世乃以之專目婦人朱子集註此段多從王解惟改釋美人爲美婦人謂恐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不得及君盛時而事之與臣道妻道之大義相反而亦不可通於衆女疾蛾眉之文矣戴氏不徇朱註固是惜其未能考古義而復之耳不撫壯而棄穢兮洪氏補註文選無不字則章句本有此字可知汪梧鳳音義云按王逸言願君撫及年德盛壯之時此無不字之證洪氏補註不知此字後人所加而謂君不肯云云蓋由美人二字失解故改古書以就其謬而不顧失立言之體予按



厚同文集 卷五  
古人註書或正言而反釋之反言而正釋之不棄穢何不改二句皆反言願君去讒佞改此惑誤度二句皆正釋章句自明夫撫壯棄穢乃人之常度豈有以不改常度自詰者又豈有以不改常度爲導人計自解者戴氏誤解美人又輕徇選本之脫字不合語脈而反以改古誣洪氏慎矣章句導作道古字通道乎先路舍下堯舜之得路桀紂之寤步前王之踵武斷宜作引君以當道解

三后

戴氏註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也今未聞在楚言楚其熊繹若敖蚡冒乎

王氏章句謂三后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楚辭辨證

云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予按下文就重華而陳辭一節舉可法者惟云湯禹嚴而祇敬周論道而莫差則三后自註已明此句言君資多賢下句則言道不可失各自爲義不可以時代聯之也屈子所以獨出晚周者言論多同於孔孟孟子告齊梁之君惟堯舜三代不稱桓文文侯其勉人必尙友千古楚辭亦然戴氏在楚言楚乃鄉曲之私見未爲知屈子者且若敖蚡冒烏可云至美同粹果爲人所共知豈應至今蔑聞耶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退將修吾初服 將往觀乎四荒

戴氏首句闕註末云往觀四荒猶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章句云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又云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集註同予按此言不察相導之可行與否以致行迷罹尤故引以為悔然行之迷君實為之非臣不忠故終云覽余初其猶未悔君不察而怨已不察而悔悔者怨之積也上文怨字乃一篇之根此悔字乃一篇之紐以下皆不進而退矣然又反顧而將往四荒則已直撥下文聞中哲王兩節文情相生之妙如此章句云將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按此時纔復初未應即到別求賢君上戴註無往不自得之義尤無當

女嬃之嬋媛至雷余襟之浪浪

戴氏註察余之予予屈原也予聽之予女嬃自予也未云此段

借女嬃之言因之陳辭言熟觀古今治亂得其中正之道所以與世不合之端必不可變者也申前未盡之義又上文彭咸云未聞蓋前修之足法者書闕不可考此段九辯亦云未聞

章句云屈原言已之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又云世俗皆行奸佞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堯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集註云為下章就舜陳辭起予按上文將往四荒本可徑落南征因有好修為常一語抱上故引女嬃申言以證好修之罹尤此行文紆徐處然嬋媛止有六句舊註皆然自不可戶說以下仍轉向往觀四荒與姊並無酬答也集註得之戴氏陰用竟陵王氏評註上予字代原稱下予字嬃自稱誤矣且謂因嬋言而陳辭更失指要考陳辭一段乃屈子生



平致君絕大學術所以翼孟而跨荀者昏德既衰如充耳故借  
首路所值南巡之聖帝敷衽陳之雖取彼爲名實猶冀君之一  
悟字字經言豈可概爲申前不變之餘義云爾章句云彭咸殷  
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補註引顏師古說同章句云九  
辯九歌禹樂也補註駁之引山海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  
九辯與九歌以下天問亦云云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  
朱子又駁洪氏云山海經之說妖妄蓋據此書而作者是此義  
久爲訟府矣予按山海經十八篇屈子引用未能百一決其書  
之在先楚辭旣兩以九辯九歌屬啟卽證據不可泯叔師東漢  
人去戰國尙近註彭咸未必無稽東原概推未聞何耶

朝發軔于蒼梧至好蔽美而嫉妬

戴氏註託言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自廣卒沮隔於飄風  
雲蜺欲進不遂因以歎溷濁之世大致如斯

戴氏蓋陰主王逸飄風雲蜺以喻小人之說然朱子已辨謂宜  
與望舒等一例但言神靈爲之擁護服役初無善惡之分也且  
引卷阿之飄風民望湯武之雲蜺證之其不得目爲小人明甚  
又逸註帝閭二句云已將上訴天帝使閭人開關又倚天門望  
而距我使我不得入則亦坐罪帝閭矣戴氏何反置之此帝字  
與文王在上多先哲王在天之義別逸註爲天帝朱子亦云求  
大君而不遇之比也確甚戴氏目爲古先哲王添收騷文矣世  
溷濁而不分卽實指上文司閭戴氏推開一層亦未是  
逸註上文重華云舜名也葬於九疑山在沅湘南言已欲渡水



南行就舜陳辭此文云發軔蒼梧蓋了其事陳辭訖乃上征也  
朝吾將濟于白水至好蔽美而稱惡

戴氏註託言欲求淑女以自廣故歷往賢妃所產之地冀或一  
遇於今日而無良媒以通已志因言世之溷濁無所往而可者  
高邱闕釋鳳皇云更使鳳皇受詔而去然前我者既有高辛簡  
狄之事矣恐是地無遺賢嘉遇之不可也

章句云楚有高邱之山女喻賢臣或云高邱閩風山上也下女  
云天下賢人宓妃云喻隱士不可與共事君有娥佚女云喻貞  
賢鳳皇云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二姚云原  
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畱止  
有虞而得二妃以成功言已欲效少康畱而不去又恐媒人弱

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末云再言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  
集註云女以比賢君遊春宮求宓妃見佚女畱二姚皆求賢君  
之意

予謂以女喻賢君之不安具上美人句下不若舊註以妻道通  
臣道耳高邱與閩風固相貫然有反顧流涕字則指楚地爲切  
衆女謠諠與無女同上下之求索凡以此抑予更有說焉設譬  
之詞興觀隨人人君必去讒遠色而後能尊賢屈原傳云懷王  
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是  
固有從閨中主之者原故歷舉古之后妃以禮別白以爲若彼  
者乃可佐君子如漢劉向作列女傳以諷趙后原未必不借此  
諷鄭袖也宓妃未嫁之女以無禮不用於有娥則本高辛未聘



時於二姚則本少康未家時皆處女也有可求之道立言有體戴氏未識此意疑古賢妃后不當求故釋爲所產之地後來之女增改原文究不可通此條王註亦多滯戴氏承其鳳凰之解謂原更使之辨證云審爾則高辛何由先我正爲已用鳩鳥而彼使鳳凰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耳予亦謂使原有鳳凰何必令鳩世溷濁而蔽美亦實指上文媒理非推開

令蹇修爲理王註云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五臣云令蹇脩爲媒以通辭理朱子云蹇脩人名理爲媒以通辭理也予按左傳行李往來卽行使也古理使得相通朱子直訓理爲媒甚合戴氏謂蹇脩媒之美稱蹇蹇而脩治不阿曲也理主治事者之稱蓋隨字傳解而義難貫不

可從

閨中旣以遠遠四句

王註云寤覺也言君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不智之君而多闕蔽宜也補註於上句言不通羣下之情下句言不知忠臣之分如二說又字均無着朱子云閨中深遠言處妃之屬不可承也哲王不寤言上帝不能察司閨擁蔽之罪也戴氏蓋陰本之而改寤爲遠謂不遇哲王則謬矣楚懷曰哲王蓋臣子之辭洪氏引天王聖明爲證確甚此四語結發軔蒼梧以下二節言楚材將爲他國用或伏處不肯出鄭妃固夢夢懷王又不寤色與讒之交蔽故已情不得發也

自帝高陽之苗裔至前聖之所厚祇是一段言已之好脩可以



相導其君而黨人讒之君反信之已雖窮困至死惟冀君之一悟史傳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者也悔相道之不察至溘埃風予上征爲一段蓋廢退而借南征所就陳已事君中正之道朝發軔於蒼梧至忍與此終古爲一段借上征四荒所歷以諷覺其君語脈甚明戴氏分段煩碎而割此四句屬下尤不類

索瓊茅以筵筮

至

心猶豫而狐疑

又

巫咸將夕降

至

周流觀乎上

下

前節爾何懷乎故字以上王註皆靈氛之詞是矣以下謂爲屈原答靈氛則未然朱子云乃原自念之詞也後節求榘獲之所同以上五臣註此巫咸所言以下補註指爲屈原語尤不然朱子釋百草不芳云巫咸勉原及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以下

乃原自序之詞也釋余飭方壯云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予按此二節氛咸詞後均有原斥黨人之語前節尙狐疑於遠逝後節則欲及壯以周流朱註極爲明晰戴氏於後節截年歲未晏四句爲自念則巫咸之言未終又截調度自娛四句下屬則自念之意未終而分段亦大不合也

王註靈氛云古明占吉凶者巫咸云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補註據書序漢郊祀志說文山海經淮南子及註多方取證戴氏悉刪之自以意釋巫咸殷之傳天數者實襲淮南註巫咸知天道明吉凶之語改知字爲傳字以便釋下文巫咸致百神之言耳予謂百神隨咸而降乃其護衛咸豈爲之致言者朱子註曰字云記巫咸語也此爲是



楚辭用韻

辨證一條云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久替下註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倣此蓋古音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三家本獨於此立說是他字皆可類推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考之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按據精博又云吳氏補音疑殷武三章嚴暹之韻不能曉及讀天問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又云九歌雄與凌叶今閩人有謂雄為形者正古之遺聲也王荊評註云離騷各與均韻不通今楚音都無分別知古人重方音也

予按今之韻書一字而具數音者多有古亦應然秦火既失其傳

宋人不得已為叶音補之於古人別音未必全無冥會近人羣起詆之謂古無四聲惟以平上去三聲互相通押號為三聲實亦不然且如王猷允塞徐方以來之類後世之四聲並在苟非古有別讀何能通押之乎麥秀馭虞廷賡歌之類後世指為一平二上在古人別讀祇一聲耳試以多韻者驗之小雅明明上天三章章十二句一上一去一入正近人所謂通押者然十八韻中分部釐然無一字出入則知古韻寬而實嚴苟泛及三聲即不得不從叶以利諷誦矣汪梧鳳作屈本音義引江慎修古韻標準云小雅弓矢既調射夫既同二句非韻以首句與第四句飲爵為韻屈子離騷效詩中之同調古人讀書不必無偶相涉誤東方朔七諫則又誤效離騷耳戚友幸兆嶽按之前周禮大小註洪範曰蒙為蠱北人



讀茅謂調同之通非特其較爲藻而已予按屈原爲詞賦祖猶方圓之有規矩也用韻乃其餘事今欲明古韻而先指屈原爲誤是猶倂規矩而畫方圓也其誰聽之然則說韻者學有未逮亦謹闕其疑而已方音或承於古未可執近例而輕疵焉

大理武侯祠彙論

明世大理有諸葛祠二皆西負點蒼東挹洱水其一曰忠誠在城北少西給事中鄉先生楊士雲爲記云分守大叅巴蜀劉公至諭屬吏士及其父老曰武侯南征入滇平永昌固茲土之永懷者矧其忠貞大節塞宇宙而貫日星後學尤當仰之而弗祠何居葉榆多修佛宮三塔爲表盍易以祠侯乎咸驩然曰茲土之幸也乃命去諸狄像正殿鉅而麗以祠侯法堂豁而邃爲講堂僧舍翼而整爲左右齋他迤邐相附者爲書舍其佛閣改爲覽勝樓而匾曰忠誠遵制也時爲嘉靖元年壬午其一日漢相在城西南僉事中江王惟賢爲記云南中各郡侯祠相望而大理無專祠郡人像侯雜廁佛寺不稱崇報之意惟賢謀諸鄉大夫士得地於郡城西郊岡



阜蜿蜒風氣翕集書院在其北廢寺在其西墨食之正巋然獨留  
岡後有壇壝各祭天臺相傳爲武侯祭天畫卦之所遺跡宛然爰  
命工營度取材於廢寺故無甚費經始仲夏之望至秋杪告成祠  
右隙地治圃以肆射俾邦人士游息焉時爲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廢寺址之西一塔巋然其西有土臺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知府黃  
巖蔡紹科起大觀堂於其上致仕荊州知府李元陽爲記云吾郡  
澤國也蛟龍是患昔有異人多建塔以弭之茲塔周昭王時物也  
田廬城隍是賴公於拜孔明祠之次還塔蓋補塔骨是與吾田廬  
而補吾城隍也客旣拜請公登臺燕飲以落之因請屋茲臺爲堂  
以永其觀焉此臺卽王記內祭天壇之遺王記謂祠在廢寺前隙  
地元陽則目爲王舍寺廢址所謂劉季盜王莽之漢者也元陽記

中云世固有庸常無益之事而被以莫大之名雖智士亦僕焉忘  
勞而自謂得計世固有神奇利濟之功而口爲狂誕則婦人小子  
亦且疑之狃於所聞故也夫放蛇龍摧山易河禹之所爲不可見  
矣若大理舊傳拘龍而不使去作塔而水患除使其傳出於禹則  
後世且崇信之不暇而何有他議使放蛇龍易川澤之言不出於  
孟子則禹之蹟祇足爲怪耳按武侯祠之舉倡於前後守憲而成  
之者其鄉士大夫元陽謂無益之事被以大名斥言建祠也智士  
忘勞自謂得計斥言宏山輩也彼蓋僞名而墨行者二祠皆取具  
佛屋故其腹誹尤甚卒之傾貲修三塔寺凡宏山前記所云去諸  
狄像者悉復其舊而於此塔推蔡守建堂以衛之矜言佛功於侯  
略不齒及且致誚焉則其抑正而崇邪也可謂不遺餘力矣夫神



禹見稱萬世孟子屢引之者以水患至大禹能行所無事也正道安之非有神奇之著也洪水泛而蛇龍生獸蹄鳥跡交於陸園圃多而虎豹犀象引儔至皆理勢自然聖人疏九河除園圃水退木刊併驅其所附之蟲獸不至近爲民害而已孟子歷叙其拯亂之功生人而不必殺物如此豈以其書有蛇龍二字便是驅勅丁甲可爲邪習拘龍之証哉元陽亦嘗考瀾滄江爲禹貢黑水洱河又其支流視禹功萬不當一然四瀆茫茫禹何嘗置一塔卽洱水無塔以前郡縣豈在龍窟中哉何其謾禹爲紫府真人牽孟子爲六朝道書冀以就已之邪說耶聖人固無所不能故象龍伐蛟殺淵神玩龍如蛭雜見於經傳然治水自有正道豈如蠻會之聽命於朶氣薄與阿叱力也且中溪嘗爲荊州府矣其地濱大江號澤國

古隄旣圯中溪領帑修築堤成而七州縣免爲藪澤者初何有佛塔之可矜哉夫非鬼之祭聖人所戒惟鬼是聽必息民事蔡守旣徇中溪請而莊嚴此塔以爲能永保田廬城隍也及考中溪他文後十年而溪水灌城民衆淹斃屋廬不足言又二十年當萬歷丙子六月十二夜溪水暴漲西城不浸者三尺田疇漂沒橋梁隳斷淒然如破國之餘方是時塔之塗金曜然聖雪凝然臺屋軒然求所誇神奇利濟之功弭水之驗茫然無有幸蘄水王公肅政金滄倡募義舉行水得宜而後田疇復拯水著令而後聚廬保中溪固不能再牽塔事而據實言之然猶謂城卒見巨人斬東關以洩水年逾大耋更多變狂誕故與婦孺同此可與正言祀典哉夫武侯德之盛功烈之存於益寧沒世不可忘况大理其過化之地八卦



臺在焉後人盜其餘地以起塔及所謂廢寺者中溪蓋亦知之當時楊用修爲塔記極力附會以爲出於隋代在三塔先而中溪不之愜揆其隱以爲武侯尙在先恐後人覺而復之故更推爲周昭王世阿育所作作僞者爭趨於拙如此雖然好事家相競起塔亦以擬雲臺而壯國威存之宜無不可惟是僉事擇地於茲冥符候蹟而相望稍低且祠宇沿於廢材仍未稱崇報之意此邦之賢謂宜本宏山之所以記三塔者其祠殿講堂兩齋書舍樓閣規制具在一於壇前適中之地擴充之有餘力更就臺岡復祀三皇五帝崇飾卦壇使侯當年駐節經理之深心不泯於後世其爲教也大而遠此亦不過出中溪奉佛之十一而事可舉賢士大夫宰相與成其鄉先生之緒而勿迂過客言也癸丑六月初十

宏山不諱僭僞論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光景之所不及然後燭火作政教之所弗通然後僭竊行知義之君子莫不恥之春秋書吳楚之以僞自通者曰子其私謚爲王則削之吳楚之士說春秋莫肯爲吳楚恕者大義經代遠而愈明也漢末天下列爲三先主之爲漢微矣陳壽左思輩至改其號爲蜀此無忌憚之尤者然習鑿齒生於魏地其著春秋也以晉承漢而斥曹操朱子生於吳地其修綱目也主漢而併斥孫權史家奉爲圭臬焉唐高祖父子孫之統天下四方萬國懷太宗之威德而歸附之近者郡縣遠者羈縻咸以受天子軍州官號爲榮謂之參天至尊當武德貞觀之際雲南列爲下州縣開元以後漸降羈縻然其臣服於唐也一百



五十年矣爰及天寶主昏臣劣以滋邊釁君子貴內治固不能爲唐寬其責然在蒙氏何可遽言叛也閣羅鳳之相抗猶曰吾特以救死立碑國門著邊帥之貪酷不道已寃之無由上陳幸異日澡雪其罪逾三十年異牟尋復歸於唐歷數世又八十餘年至咸通之初唐之日久已過中南詔怙其恩如驕子之啖慈母其時中原多故邊帥失勢曾世龍瞰隙倜然爲閩羅鳳所不敢爲之事僭稱皇帝計其地僅一黑子大比春秋時吳楚不能百一其不義而抗唐不啻倍蓰焉南北寇邊尙恨未洩其勢迫死於野卒之唐未亡而蒙氏先斬無子遺弱唐固非能伸其天討也德久厭於天而假手凶徒以屠滅之也後十餘年間篡奪相繼比段氏有國亦時思歸附而宋不之許閉關二百餘年中間段和譽纔一通貢受封耳

元復其地爲一統一隅之民始免爲酋臣妾而知有中國之大其俊又馳聲天朝者四百年相踵回思蒙段時君臣黯黯如處長夜無幾人能以名自通於中國炯於異時者此有志之士所爲致嘆於昏晦之久昭蘇之遲也明嘉靖時楊給事士雲爲大理郡名博議有曰蒙段小醜也僭號大禮大理元仍大理爲郡名沿今未改實爲蒼山洱水之羞楊氏出於董世爲蒙段顯官宏山旣著之譜序至爲此議不以先人屈身於叛酋少存顧藉並恥循其遺號且禮理特諧音於河蠻之大釐非二酋自創宏山以其汙僞號卽欲去之則其惡僭也等於探湯矣以此維西南之紀其與荆揚諸賢之斥吳楚習氏朱子之斥魏吳者事正同然後知尊無二上之義通於天下古今有不隨徼蠻覆亡之久而磨滅正議如此其的也



南中野稗家流無可掇拾輒奉師僧熒嫗爲文獻雜之以怪幻大抵幸唐之衰張蒙之僭以跳梁并幹爲愉快俗儒識闇如此嗚呼其亦未聞宏山先生之思所以洗滌其山川者哉

大和楊氏祠譜後論

太和孝產楊履恭出其祠譜書院集錄一編示予曰先世所遺幸爲訂而序之其編首言楊氏祠堂肇自傑之父元行中書省奉使巡滇諱順者於至元丁酉歲創置大理儒學田因立祠以奉其先而置祭田傑又增其兩廂定祀制著譜牒立書舍備錄范文正公蘇老泉程伊川先生之言喜其能置義田宅敦族誼隆家廟也數家言不著名者附其後太抵以孝弟友睦謙和勤儉爲可法以頑率奢傲遊蕩飲博鬪狠疎狂淫僻惰玩爲可戒如傑公之勤勤集錄以篤訓子孫爲其子孫者循而行之信可以謹身保家而稱善鄉黨矣又其言曰祠與譜相爲表裏因自陳其系云始祖福邦在周世爲梁州牧周末徙居華陰世官清白有楊洪清者太尉之裔



起家古濠之定遠漢建興三年以中郎將從諸葛南征有功封定遠伯留守葉榆子孫遂家焉五遷至郁文爲宋指揮使建炎南渡入籍上元縣之柳塘里巡使公則其裔也又曰傑旣修祠據大義以梁州牧爲始基祖南征守爲中遷祖先君爲修祠祖三龕百世不遷別立祠於本家正寢三祖龕亦百世不遷以合遠族左右祀高曾祖考易世遞遷云孝廉又出其所得近人傳序錄等皆仍其說予再三讀之始而疑繼而駭卒乃知其受給於邊地學究誕而弗經其說存將有誤乎來學不可不爲之辨正者也按周官太宗伯掌九儀之命七命賜國八命作牧牧必繫以國福邦爲牧係何國之封乎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無梁州說者曰周合梁于雍也然則周世尙無梁州安得有梁牧又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氏出自

姬姓周宣王子燹封爲楊侯一云晉之公族羊舌肸叔向食采於楊以邑爲氏晉滅羊舌氏而叔向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陰至漢世震太尉世有各人不備錄然則周之初尙無楊氏安得有福邦其人而華陰之楊自太傅勝以至太尉震本末昭然安得割而詭之福邦其時盛言譜牒楊氏宰相多至十一人其所考顧不的耶又按唐末諸藩分據南唐以濠爲北界創制定遠軍宋以來因爲縣濠之加水起于唐定遠名縣起于宋蜀漢時並無其號安得以爲伯封耶武侯之平南中四郡也謂留外人有三不易故卽其渠帥而用之如李恢之守建寧呂凱之守雲南皆非隨征將士也安得有楊洪清其人者獨留爲葉榆守且葉榆縣安得有守其時從永昌割隸雲郡呂凱守之矣安得有二守蜀漢志南中志唐



宋元各史事蹟昭然學究束書不觀而恣意造妄若之何然則傑譜所稱梁州牧南征守盡假子虛無是於遙遙冀以籠絡雲南諸楊就其家設祭其情曷可掩矣大傳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古者諸侯君一國其諸子因以君一族而差之爲別子繼別繼禰五世百世世不止于百猶年不止于萬舉其成數曰本支百世天子萬年者敬君之辭也後世無諸侯卽無公子宗法無所統君之稱專于一人而猶襲古人百世不遷之稱不知引避甚于朱子所謂僭而不安者矣以是奉其先且不可况以施之子虛無是公平譜言南渡後與元接踵自應得之抑猶有可商者按明史洪武十五年始改雲南行省爲布政使司成化十二年始置瀾滄金騰兵備道元世未有也至元間嘗一遣張立道勸農中慶然不爲常職

今譜乃稱順爲元巡使有方伯張公者區其舍曰世科且通志元之秩官人物科第無楊姓至大理城則楊氏之世居在明爲著姓而舊新府志畧不言順傑父子何也嘉靖時楊給事士雲序喜州譜云楊氏舊無譜蓋吾郡素無譜牒不獨一楊氏也高曾而上類多失考茲處士鐸究心宗系得其可信而無疑者自始祖迄今九世矣是亦豈易能耶宏山先生滇人士羣推君子人也其爲說如此祭統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無美而稱之誣也君子並恥之伊川先生至謂影祭或一鬚髮不相似則所祭已足別人爲人後者知守其先人之集訓又不因仍虛僞以長誣其祖庶幾廟焉而人神享譜焉而世系明符于鄉先生之考訂不妄天下信之矣癸丑四月二十五日雨中



佛事速譴後論

中土奉佛之塔寺大抵起漢桓靈之際涉晉稍增初猶西域道人爲之自石趙姚秦弛中國出家之禁臣民覲佛如洗泊魏梁之季而極其稱首則靈太后之永寧蕭姥之同泰也永寧寺在洛陽魏宮闈闔門南浮圖九級高一千尺去京百里已見之利上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其下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垂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上下一百二十鐸五千四百枚金釘鐸聲聞十餘里殿符太極中列丈八金像長金像繡珠像織成像千間之屋二十丈之重門力士獅子金珠炳煥常景以比須彌兜率天帝所居波斯沙門達摩自言一百五十歲遍遊諸國推此寺精麗爲閻浮所無佛界亦未有同泰寺在建業佛閣七層殫竭財力梁主衍嘗三次捨身爲



寺奴設無遮大會羣臣率歛錢一億萬贖之此一后一帝之奉佛  
 後世未有能遠之者也固將以為吾獻非常之媚必邀非常之福  
 及考其終魏肅年十九無子而死太后旋為朱爾榮所弑浮屠既  
 燬周年烟氣不息梁大同十年天火焚寺畧盡更造未半景亂尋  
 起帝竟餓死於臺城不但無少福之加而竟得重禍路史以為佛  
 事大盛必速天譴俗惟知媚佛而不知佛之上有天長然也豈但  
 中國媚佛於八九百歲後者如是當佛之身西土詔之過度者莫  
 不然昔須達多欲為佛起精舍於舍衛城請佛模法佛勅舍利弗  
 往買大子祇陀園布黃金滿八十頃依第四天宮模立精舍泥栴  
 檀為窟起別房千二百迎佛居之佛以二人同心所立號為大子  
 祇樹給孤獨園令流布後世其後諸國競往供養風銜燈炷燒花

繙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而大子祇陀無故為琉璃王所殺佛在  
 精舍不能救又舍夷淨飯王迎佛回國為起泥拘留園王沒後琉  
 璃王破其國盡殺釋種佛不能救而詣園中言我昔說法於此今  
 空虛無民人以後更不復至即起去長源意存周旋云非理之事  
 非釋迦本意若祇陀園之宏侈豈非受意於佛且佛豈不欲模法  
 之長存檀施之獲福然而不可免者譴出於天不自佛也夫竭生  
 民之脂膏以求虛福猶聚堇以療飢求因即是禍因是故天於佛  
 生長之國及其身而示譴於遠邇聞佛詔事之國雖千百歲外不  
 能逃譴中上與西竺明示的如此世何莫之悟耶在昔中土多土  
 功以峻阻防觀雲物布象魏蓋出於不得已後世用形家言飾塔  
 於郡邑曠蕩之地虧疎之隅其制朴以堅而不設寺像此非為供



養舍利之用直以代前日之臺榭觀闕耳風氣既固而不糜財力  
以此免於天災固不必因其貌似而致厲禁也大理有佛都曰三  
塔寺塔高二百尺闕侈冠於雲南視中州固不逮而文士順地主  
之意往往矜張之然不足以舒登覽而補虧疎壓於近山而贅之  
無用之地以其石材堅好又得中原巧匠爲之締構故久而尙未  
隳也然觀其屋宇之雜襲像設之莊嚴明中溪李氏於後重修猶  
拮據三十年則當時創造之工十倍有不竭其境內之財力者乎  
噫河蠻建此塔於唐開元間僅二十年而國亡曾世龍鑄梵字鐘  
於咸通末三十年而祀斬段世中葉多退爲僧借信日倡修塔廟  
歸明之後其嫡未聞顯者中溪氏之子孫久式微皆以佛事大盛  
致之天之道公而溥豈肯偏恕於一隅哉石符弛禁見晉佛圖澄  
傳及姚興載記永寧事見伽藍記同泰事見梁書並路史發揮祇  
陀園尼拘留園事見賢愚經長阿含經佛國記大理事見蠻書明  
人府志錄者詳之癸丑六月十四



論大理志傳合天竺山川之謬

大理李元陽中溪致其荊州知府家居嘉靖壬寅當事延修府志  
梓行矣後二十年壬戌重加編緝又十五年至萬歷丁丑刻始竣  
其致力也久元陽自序云所載實據前聞諸涉誤近疑皆所不錄  
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罪我者其以是夫宜其取材之精及闕  
讀首卷卽稱其地有鷲嶺恒河証爲古之佛國則何言之自戾也  
夫大理帶中原西南猶在黑水內恒河首尾五天竺其大亞於中  
國江河靈鷲山在中天竺王舍舊城東南卽山爲城東距大理境  
幾二萬里中隔蠻部無數歷朝史傳暨佛國遊記諸書多不具引  
且大理肇縣於漢牒榆其時武帝指求身毒卽天竺以道遠爲嶺  
昆明所閉終不得通使洱水蒼山卽古之恒鷲則天竺已開爲牒



榆何俟遠求乎計五天竺幅員三萬里中天竺據其中面各萬五千里中溪嗜佛書必信爲然而覽之熟矣今以大理爲古中天竺佛國西南二方且不論東歷雲南以東至海七八千里皆當指爲東天竺境而猶不足北歷麗江以北至漠七八千里皆當指爲北天竺之境而亦不足矣如是則開闢以來列聖相承薄海內外同奉之中國置之何處豈非醯鷄鹿豕不知有天地之大者歟噫中溪身爲一郡人物冠冕猶持論若此流俗孰不化之而相與爲誕妄蒙段事遂如師僧小說不可讀所謂闕疑慎餘者安在雖然其時固不乏明智之士也同縣則楊給事士雲趙都御史汝濂寓公則楊修撰慎皆中溪碩交府志成而請序用修則引緯書言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又若水爲顛頊之所生產里爲湯之貢國濮人爲

武之征隊滇池比之尙爲邇封所以陰砭其狹視禹跡之謬雪屏則糾之於序末云謂蒼山爲靈鷲洱水爲恒河亦爲之考証致詳此則必有能辨之者宏山本與中溪同事然不肯爲序集中別爲山川辨云點蒼山見唐書南詔傳元史地理志無異名也靈鷲山胡語耆闍崛山在天竺國國都臨恒河見通典通考及吳船錄等書諸君子旣交致其法言異語且中溪亦曾爲黑水考至此更無少悟者考古之鈞金不敵其歸西之輿羽亦自末如之何矣然諸君子終不欲極論以渝久交亦曰吾以俟之後後一百二十餘年朝康熙甲戌歲府倅黃元治涵齋氏爲志宜其頗據羣書承諸君子緒論辨而削之其例言乃云是與否俱未可知要於大理無增損焉特不敢附前說以滋聚訟云爾夫旣不能確知是否而遽削



之適以啟將來之訟且如其說是則是大理非禹封而漢武始滅佛國開之也其說否則是中溪乃舉堂堂中國之封外附天竺也志地理之沿革者莫大焉安得謂無增損而模稜置之耶夫無目而談白黑旁觀者不謂然也予故不得已備爲此論併闡明三君子之所以規正者因以嘆中溪氏之果於殉佛至淪其父母之邦而不自覺爲可哀也癸丑六月初二昌目書

蘇于臯曰謹案

御製天竺五印度考畧云五印度皆額納特珂克之地本朝百餘年中從未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戊辰年間烏特噶里畢拉奇特拉汗遣婆羅門表貢亦其東印度近我西藏之一小國耳非中天竺也若北印度則近我回部之葉爾羌葉爾羌西過蔥

嶺卽拔達克山轉而南爲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爲溫都斯坦又轉而南方爲厄納特珂克溫都回語稱爲痕都皆與印度音近昔爲天竺屬而後爲回部屬彼地有佛蹟知卽北印度屬交界又云東印度旣近西藏故天竺事西藏時聞之據藏僧謂天竺雖佛現身說法之地然今天竺實不與佛法而興異教云云伏讀此考中國西行數千里抵西藏尙非天竺境又西數千里乃抵東印度又西數千里乃達中天竺佛土東去中國二萬里今滇土俗僧乃以大理爲天竺國以點蒼山爲太子悉達苦行之雪山以賓川山爲大迦葉入定處何嘗說夢佛學戒說誑今佞佛人乃無語不誑何耶



佛教關氣運論

天地有大氣運聖人隨之自開闢至於獲麟中國聖人相望或開物成務或議禮考文大小相維莫不涵濡於元氣其德業盛大天下後世皆仰之在已如無有也堯稱允恭克讓大舜舍己從人舉陶未有知文王望道如未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舜處東夷文王處西夷至孔子則愈東相去之里相後之世各以數千計而彼此自視歆然不知有聖如天地自高厚日月自明水不言熱火不言寒非元氣之粹而完曷以臻此氣運既遷聖人沒兼併起百家出千世者以捭闔自雄一言而制王公之命遺世者爭奉巨子爲聖人造作言語膝行黃帝而糝糠堯舜以已之道術爲莫可加也如荀卿之徒猶自比孔子孟子雖避聖不居



然迫于彼此異時之論 得不以五百名世自明亦不以車從傳  
食爲泰去孔子僅百年而氣象一變蓋獲麟以前道術出於一聖  
人忘其聖而諸侯之存者猶百數獲麟以後道術散於天下人以  
聖相高而諸侯益事兼併則豈第東周以來春秋戰國之小異蓋  
統前後古今千百年分界適值于此如一月一歲之有弦望分至  
不出刻日之間而人與物無不受轉于天地者是之謂大氣運也  
當是時又豈特中國之升降有然吾觀西戎之書言佛在世時外  
道九十六種各有徒衆所度大弟子迦葉兄弟千比耶卽是外道  
此與中國莊荀書所列百家十二子及司馬氏言肩末九流之別  
何異春秋無此別派也又記佛初降生卽言我于一切天人中最  
尊最勝 出因果經一書上天下地惟我獨尊 佛成道時語憍陳如

言我是一切父母是無上尊滅度時言我爲聖師七十九其向母  
大愛道言我開示歸命三寶有難算之恩在母所恩過須彌無量  
自表其德之尊至於此極其領弟子千百遊化諸國競相供養父  
王母夫人除迎頂禮亦與周衰百家白聖列辟趨風者畧同以前  
六佛時 之風氣決不爾也計天竺幅員萬里古國不下千餘而  
佛在時止八大國餘小者數十而已時中國七強外亦僅存宋衛  
中山等轉輾 百年而秦皇帝併天下佛滅度後百年亦言阿育  
王併四天竺而王閻浮提 四天下卽是四天竺 且在中國北者匈  
奴部落古皆散處至是而昌頓地帶萬里與秦抗南郊有安陽王  
者亦起秦漢之際海通天竺故效阿育王之暴而築泥犁 日本另  
考 大地猶人一身中國則頭面也寒煥所經相近之臂指率從之



故曰氣運大移在春秋戰國之交中國然天竺匈奴莫不然觀佛之氣習與戰國諸子極相類故知其出於是時也戎俗重術而輕權佛本迦維衛國王子棄之出家修道以因果報應懾天下於冥冥之中秦俗貴武而賤儒始皇襲累世之威夷六合而郡縣之以制度刑名束天下於擾擾之際其事皆稟於氣運後世不能廢焉廢其一而無以代之則不安夫孔孟之學固本諸前王不雜不異循循于修齊治平天下之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後世固自行之而獲其效者雖然豈不尤關于氣運矣哉癸丑六月二十日

論望溪表黃際飛擬

望溪方氏表黃際飛發例曰納壙之誌以識其人其道宜一宗元哀姊而貳之非古也表則可各以意爲之愚謂銘者所以論譔逝者之美美有未盡親屬之心或未安良人誌夫家其弟補誌母家於禮無嫌且子厚明云今之制誌墓者必加蓋石用敢附碑陰之義其目亦曰亡姊墓誌蓋文如古之銘器蓋座俱有非徑用貳誌也方氏譏之殊失考且誌納幽而表標外今表目及文並畧官階而中突云官京師者惟際飛豈能闕者索解於幽壙耶表他墓又豈容以行已例耶唐宋名家均不如是已未九月



厚岡文集卷六

辨

辨論語疏西伯之謬

論語至德節邢氏疏引康成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曰伯謂爲殷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

萬載李榮陞奠基甫

虞齋蕭韻顯

松軒李治中披鐫

湖山宋寶



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太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秬鬯圭瓚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太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註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尙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乘鞭作牧王逸註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旣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云云以上皆出旱麓

詩疏邢又云屈原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

按論語包氏註謂文王爲西伯猶服事殷邢氏正義因引毛詩旱麓傳云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鄭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而孔氏疏以箋未言九命之故不從毛說而以王季文王止爲州牧不得爲西伯邢氏疏論語悉從之予按周禮春官宗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王季文王旣爲西伯九命何待於言據詩疏引禮緯註秬鬯正當九命何得以加賜之說亂之乎又楚辭以伯冠昌復云作牧者分言之則伯牧有異概言之則一也虞書十二牧以上無所謂伯也王制八州八伯分屬於天子之左右二伯自尙書以下皆言周世爲殷之西伯卽是二伯矣邢氏云西伯非太伯將以太伯屬之誰乎孔氏引孔叢與帝王世紀皆



言王季九命作西伯而惜鄭未見其書亦足知毛傳之當矣然孔叢亦偽書與皇甫謐均衍鄭氏之說尙未足為據惟竹書紀年季歷以殷交丁十一年伐戎獻捷註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因而死文丁十二年為文王元年又二年乃入帝乙之世毛傳之所得正相同邢與孔無識朋附鄭箋而蔽毛傳降西伯為八命不足與言經矣

論語至德節解

此章夫子因武王稱十亂而美周才之盛併及事殷包氏因以歸之文王云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朱子集註本焉且引左傳文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為證又引范氏云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

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語錄又云云而今都同互

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非聖人又無禮此等處未須理會且存放那裡大抵皆襲蘇氏以文王事殷為至德則武王

非至德之說故欲以服事專歸之文王竊謂言各有指尋此章語脈三分以下既不可斷為二則未可逕置武王也包范之說率不可通考之胡氏云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未集武王嗣為西伯十一年紂猶不悛於是順天應人繼志述事天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所以為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使仲尼有取文貶武之意何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三分之二乎聖人動皆天理當文王時商歷未終安得取之使其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



周師而服矣此條朱子取之以入或問又考張南軒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武王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蓋紂未爲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之也橫渠先生云使文王未崩伐紂之事亦不可不爲王滹南云文武父子皆聖人也其德不容有異元人四書辨疑皆取之涇陽顧氏云十三年以前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應豈可沒其初心哉夫子以周德概贊之雖謂白武王之心也可諸說雖出於懸斷而深叶經意左氏之單辭不足取證矣詩曰遵養時晦書曰五年須暇之子孫竊意古泰誓治臣下亦有此意故夫子本而言之且武王事殷固非無據考呂覽首時篇云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羨里之醜武王事之夙夜不懈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不易得也是武王事殷之心不

韋猶知之與夫子合又甲子之事不以屬前之十一年後之十三年亦與紀年合周末人之得真如此實此經之確據雖未爲諸家所引而懸解相同愚故謂聖賢無理外之事蹟豈不信然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孔氏安國曰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已得其解宗集註者謂唐虞之際乃盛於周以十亂絲於五臣也然周召畢皆臯益之亞孟子又以大公散宜比禹臯陶此條西河釋非錄亦引之是唐虞與殷周之交才無軒輊而曠隔夏

商千年乃一覲夫子所以發歎也集註抑周非旨釋非錄引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周一代則尤謬舊說本不如是耳壬子四月初六招戴嶠峨甘順寧府漆寧州小飲五華樓



治臣十人有般人卽膠鬲證

予有亂臣十人治之訛文也予有亂十人文之闕也荀子曰治亂謂之亂此不然能理亂故名之曰治舍治言亂卽亂耳何治之云治亂可名亂卽亂治可名治治亂移卽一切聖狂賢奸相反之義無不可移名不正言不順六經亦無可遵之正訓矣或曰周公爾雅固然爾雅多後儒附益烏足盡據夫臣之逆極於亂孔子作春秋誅亂臣賊子而今以之目周初元聖其冤如此尙謂美惡不嫌同名抑思此何等名而可同之不嫌乎論語集說云亂本作亂古治字也羣經音辨云亂字別而體近豈隸古之初傳寫訛合爲一而作治亂二訓後儒遂不致辨歟其說良是考據家烏庸鑿辨治下無臣字不成辭亦不知治爲何物考左傳襄二十八年昭二



十四年引此句皆有臣字足証論語別本之闕而陸氏釋文反以或作亂臣者為非困學紀聞亦云本無臣字舊說文母不必改抑思僅無臣字即周合九人可不稱臣而文母亦不妨與之下班乎記醜而不衷於理悖經實甚何足徇之

有婦人焉古注臆為文母宋儒謂子不可以臣母而改為邑姜近曰顧寧人謂婦人不在戎行而武王必不自蹈婦人是用之戒婦為傳寫之誤審已餘姚邵在陔謂衛氏古文論語作有殷人焉韓退之直指為膠鬲而張文蠶螺江日記疑衛氏文無微今筆解亦無是語陽羨任啟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而翟氏灝論語條考疑泰伯篇石經久沒任氏無由見愚謂二氏參稽固宜致慎然天下好古者多漢唐距今未遠安知不有私泰伯之石存

筆解之遺者非漢輩亦非作偽者也

翟氏於聞韶三月下引趙希

弁讀書志附云韓公筆解以三月為音毛氏稽求篇亦云今檢韓

本書未見此條即近刻韓解不全之証且引証所以決疑不疑何

俟於証婦人之訛豈直上誣武王而孫盛據之以定外戚之宜崇

豈不流禍後世不知婦之當為殷殷人之當為膠即論語孟子求

之而義昭然矣如此章案語祇言舜臣下文孔子不曰虞臣而變

文曰唐虞之際為殷周開端也斯即周盛矣而中有殷人焉則亦

殷周之交云爾末節又再舉殷周蓋揖讓轉為征誅非德之有愧

言外見之如仍誤曰婦人則唐虞之際為虛設矣孟子稱輔紂之

賢宗卿以外惟膠鬲之柄用得匹於三仁又云膠鬲舉於魚鹽

之中謂其初見舉於紂歟使紂能舉賢不得云暴君而鬲既見舉



紂卒以亡大任謂何與舜說管氏敖矣諸聖賢成功不類孟子豈若是其濫哉蓋鬲雖事紂而卒不用中間避紂隱約後乃爲周家所舉也晚周人失其始末謂鬲受紂之命瞻武王師夫以紂之暴於其叔父不憚凶殺微子尙出避之鬲乃異姓賢臣何得在位知此與伯夷叩馬諸事同爲好事者所託不可信也鬲見舉於周以勦成王業故武王數之於前孟子述之於後然故從殷來周公猶原侯服之臣曰殷士孔子得不數鬲爲殷人哉湯武之革命與後代異後代與王且無論卽亡王亦無比惡桀紂者舊君之思豈多有之豈可槩諸偕亡如燬之世耶後儒暗於論世於不億子孫立說遲疑若然周公何爲列於詩孔子何爲冠於雅聖人心事天曰煌煌何一不足以告天下萬世耶丙辰正月十一凍雪宿留杭便

古齋同

榕村語錄云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否則此語何來今史中論贊亦是此體其說誠然翟氏條考卽引此例証末節三分天下句謂見逸周書亦孔子先舉成文而論贊之果爾則三分前當加大子晉曰文王六字然後於事殷下加孔子曰三字乃合然前專言文王後又通說周亦何可通翟氏於漢儒誤寫之亂字婦字俱不敢改以爲尊經胡乃欲增此不可通之九字也不知三分服事文武相同而引辭各別太子晉等自言文王論語自曰武王武王事紂九年紂虐滋甚而後觀兵十一年而後變伐遲之又遲至此至德何加焉夫子極贊於論才之後亦見秦誓之作出於不得已爾丙辰正月十二始晴霽



孫盛評婦人與政書後附

三國魏文帝紀黃初三年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孫盛評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婦人與焉魏文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也予按牧野之誓武王首以牝雞晨鳴責紂夫子取以冠周書矣至於齊媚嗣徽諸賢母婦聽內治章婦順而已文王繫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至宣王之詩猶曰無非無儀然則婦人安有居參亂之任者魏文此詔真符前古孫盛乃奪以論語之訛文將諸經可廢而武王固用婦言之尤者耶盛固無識而經典訛文流為後世二三其說者之借資則烏可以不正哉

六藝非六經考辨

毛氏春秋傳首引先仲氏云春秋為六經之一三代前有之古凡稱六藝即六經也惟周禮保氏職始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他皆不然其教謂之六教經解云云者夫子言古王之教本如是也其學謂之六學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餘五學如天有五行必三年通一藝自十五入小學後至三十而五學始立云云

愚按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胥鼓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所稱干戈羽籥即樂也鼓南絃誦即詩也四教以外他無聞焉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與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他亦無聞焉晚年始好易故曰假我數年卒以學  
易如班氏所稱漢人治經之年以附論語學記卽而立以前通易  
矣何假年之云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保氏教國子六藝六儀六藝之目曰五禮六樂五射五馭  
六書九數與大司徒同蓋自前古以至夫子教士止有大司樂之  
四經而易則掌之大小春秋則掌之大小內外諸史不以爲教逮  
夫子晚歲贊十翼修春秋門弟子始併其所刪正諸經數以爲六  
則莊周荀卿之所稱是也經解語又在其後蓋漢初經師之所託  
不然合夫子前已有是教卽易與春秋不必重修矣司馬氏云六  
藝必折中夫子又云學者考信於六藝劉歆因爲六藝畧班固爲  
藝文志皆不止言六經且此爲漢儒之創日不得據以撼周禮也

晉語司馬侯謂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當教太子以春  
秋果其時春秋通行卽不必以之專目羊舌專進太子矣卽此二  
事亦可明以前無六經之教毛氏兄弟倍論語周官禮記而引漢  
後語証其謬論陰欲破吾夫子創始六經之功其罪大矣

毛氏逸講箋卷三別有答問六藝篇謂經傳從無有以禮樂射御  
書數稱六藝者愚按六藝全舉惟見於大司徒及保氏他經傳無  
聞經傳單言藝卽禮樂在外可知猶之四術單言術卽詩書禮樂  
不兼可知詳條毛氏所引無一而可移稱六經者吾不試故藝明  
指射御工執藝事多材多藝尙不止於射御問道藝曰習於某善  
於某非諸藝而何不與其藝不能樂學序在安詩安禮之下豈得  
謂爲六經之詩禮毛氏稍虛心領畧何致妄辨且康成註禮一本



周官康成尤毛氏所倚以紉宋儒者獨於此條欲黨護其兄併誣鄭與林孝存爭周官而存偏袒以致眩亂千載何其悖哉李攀謂漢人以書冊名六藝爲買亂不爲過然史遷旣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三千弟子更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此語尙有分別毛氏乃必以四經六經強析之夫子身坐酒國不辨醉醒何以責鸞弓之弟子乎

辨舜葬九疑之謬

竹書紀年帝舜十四年命禹代虞事 二十九年命子義鈞封于商三十年葬后育於渭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 五十年帝陟

孟子曰舜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春秋戰國秦漢下逮魏晉著書者多矣並謂舜葬九疑而孟子爲孤書賴紀年得傍証焉夷考舜年三十攝天子事年六十一卽真年七十四命禹代事年九十三命禹總師在冬季明年正月禹乃受命而帝居闕遂陟方岳又三年年九十六有苗氏來朝又五年屆百歲南巡蒼梧



養德九疑之山又十年百一十歲還居鳴條又一年崩古書多脫簡竹書脫三十九年南巡事用史記補之史則併脫南巡後之年也陟方岳云者辭如陟其高山隋山喬嶽與帝典陟方乃死之義全別而亦非狩巡事比竹書舜初巡狩四岳司空巡亦有二州彼爲勤勞民事此爲物外逍遙諸書以天子有適故亦假巡狩言之耳此四字括鳴條以前十餘年在內前五年所陟他方之岳止是一過逮有苗久經德化乃南登九疑樂而畱之不勝夏后之源源而來不得不終就其別館其地去舊都不遠故近世謂安邑相傳有虞帝陵理之可信者也五福首壽屆百齡者相與仙之帝以大聖至治百齡外退閒遠地名山十年元德深造天下後世誰不驚異爲仙聞其上昇而就蹟爲豕以伸

懷慕宜也至鳴條之卒安邑之葬民反忽忘之何哉居未久而

地伊邇習以爲常也然則帝之體魄雖藏於安邑而精神實著

於九疑

左思吳都賦云舜禹遊焉及而志歸精靈畱其山阿玩其奇麗也見已及此

揆諸廟以奉主

之義三代而下虞裔無國九疑卽虞廟也秦皇漢武之所望祀

均在此况于光天海隅蒼生黎獻秉彝同好誰能外之雖其地

僻遠唐宋以來詳知輿作聞人亦代有元明以還乃弗逮耳夫

廣唐宗之復尸以供灑掃分移明祖之廩上道以責焚修于以

報萬世成平之百一崇兩階干羽之依稀吏湖南者宜有請焉

而竭其誠率其屬代以主祧之禮承之日吾固從讀帝典來也

其亦無愧矣夫庚申四月二十六日陰晴

淮南子齊俗訓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明乎死生之分通乎後儉



之適者也

高誘註舜南巡死於蒼梧葬九疑山不煩市井之所廢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

雨

繆稱訓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惟唐虞能齊其美忠信形于內感

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

高誘注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

而服

原道訓舜能理三苗朝羽民徒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

易俗

檀弓疏謂鄭據淮南子舜征三苗遂死蒼梧蓋修利訓之單詞

耳今按原道齊俗繆稱各篇皆言舜以德化苗與韓非呂覽等

同鄭絕不引非以彼乃衆著之說不若創造者可炫異歟舜自

三十三載薦禹于天征苗自應屬禹焉有倦勤百一十歲萬里

隕於軍行陪煬之征高麗尙不至此淮南子聚斂衆說而成故

自相抵迢鄭何採其最駁以朋誣大聖哉

附前漢郊祀歌書後

前漢郊祀歌華晔晔第十五華晔晔固靈根神之游過天門車

千乘屯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芰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

沓沓般班同從從神之俵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掄引臨壇

字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羯吉時恭翊翊合所思神嘉虞仲貳

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佑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揚

波徧臚歡騰天歌如淳曰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爲賓客也夔

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舞以樂神



按前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大乙於甘泉就乾位也祭  
 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舉司馬相如等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  
 上辛用祀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  
 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  
 肅然動心焉此歌本祀天地而所臨壇宇獨舉九疑于郊祀為偏  
 若移以樂祀虞帝則允協矣蓋在天地則舜為賓在舜則九疑神  
 為賓汾河故都所在施佑自不當遺也秦漢去古未遠人皆傾注  
 九疑故望祀作樂如此蔡有九疑山碑銘姜夔姜有越九歌上應首著之九疑聖蹟  
 首載前入於九疑山並立夔龍廟昉此近記殊不得其說

禹碑辯

楊慎丹鉛錄引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山刻石書名山之高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  
 祕文螭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  
 韓退之詩云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  
 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猿悲古今述禹碑者不一朱晦翁作韓  
 文考異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  
 地輿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峰又傳在雲密峯宋嘉定中蜀士因  
 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凡七十二字刻於夔門峽中後俱亡  
 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於嶽  
 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碑凡七十七字紀勝云



七十二字者誤也

見總錄地理類

湛若水禹碑跋云予為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之禹碑發於地中又明年嘉靖乙未有摹來遺者字畫奇古與後來篆籀迥別而碑石剝落習古者僅辨一二字碑末有小楷書古帝禹刻四字意漢唐人所考據而題之也

湖南通志云禹碑當以韓劉詩為斷然曰傳聞曰何處有均屬未見朱子往來衡山謂實無此碑謂韓詩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誤劉禹錫詩亦得於傳聞也鄭漁仲亦以不見為憾明張季文得墨本以授楊慎為之釋註必有所本數千年山靈守護為神聖留遺無疑

按衡山自隋唐前無石刻石刻之露處者不能數百年而况四千年乎諸各山言禹刻石者道士特引古為重韓劉諸公因而寓言

於註非有物也朱子考說甚明宋末人乃附會前志偽為之張世

南紀聞云何賢良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按圖禹碑在响嘯

峰禹碑在响嘯峰古無是言特見之韓詩耳按後漢志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郭璞曰山別各响嘯湖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兩註不相蒙而退之一之且易牒為碑詩人假借多如此可據為典故乎湖南志引湖中記增响嘯上有禹碑六字此俗儒之妄詢樵者謂見石壁有字導以前過隱真屏復渡二小澗攀捫

至其所剝蘇讀之得古篆五十餘癸酉二字外俱難識模成二本以一獻曹十連彥約曹喜甚牒衡山令某請寺僧法圓申以禹碑自昔人罕見疑何取之他處以託某刻之嶽麓書院後巨石此事志皆失引然令子一果見此碑樵人導路已明白衡山令及寺僧尋踪可得何肯以誑曹中止且書院切近長沙子一果有重刻却後三百餘年何無一人及之是子一早以造誑見斥於時絕



無根株矣明中世作偽復行甘泉不能別也用修遂附以子一前  
 事然有難蒙者捫之石壁與發於地中所記異也五十字與七十  
 七計數異也無癸酉二字造形異也蓋季文尚未悉何致之抵鄧以誥禹碑跋  
 云予備守衡南少宰楊公授栖霞山刻屬勒之嶽麓書院及祝融  
 峯頂在嘉靖庚午歲足以証書院原無子一前碑用修固為妄附  
 然碑發何地栖霞原刻何來湛與楊亦不能質言也湖南志拾遺碑現在响嘯  
 峰禹廟後石巖上或宋人镌為之不知此更屬近造萬歷前尚無有也志載楊慎沈鎰楊時喬三釋  
 沈嘉靖中國子生託言夢中神授然比用修僅更十四字即瑛類  
 稿更二十一字王棠知新錄又載杜壹別釋後來者尚未已古通  
 今云本不可解不如不解此為得其情彼好事家自視亦若蟲蛀  
 爾何義之可尋哉湖廣通志云志其蹟闕其義為名山郎氏云辯  
 中不洩之秘可耳亦不信諸家釋文

非禹碑及翻刻來歷有尙書顧東橋太守季彭山諸說而皆弗載  
 蓋惟恐絕禹於衡山初不知高峯名壇皆古皇真蹟造偽何為適  
 轉為帝禹累耳譚友夏南嶽記餘亦斥其偽



辨高祖陰使英布之誣

近時人小說謂弑義帝乃漢高祖引山東驛鹽道盧憲觀爲証云  
盧暴卒復蘇云前身九江王英布也高祖陰使之弑義帝嫁名項  
羽而率諸侯討之蓋陳平六出奇計之一羽以坑咸陽降卒二十  
萬受罪陰山二千年滿貫始得訟於上帝須布質明之故盧死而  
復生又云王阮亭池北偶談載張巡妾報冤事亦遲至千年張以  
忠節故而報復難羽以慘戮故而出訴亦難也

予不語卷一

予按黥布未歸漢以前起兵卽赴項梁得當陽君又助羽積功救  
趙破秦破沛公之拒守羽亦首封布爲九江王兩相親厚如父子  
其視漢已如寇讐乃謂其於此時陰受寇計行弑逆以駕諸親厚  
之父英布無此妄也羽嘗謂懷王吾家所立耳不得主約蓋利則



立之怨則去之政由已出而無所忌藉令羽本無賊殺計而任其屬王行之反揚言誣已而不之罪謀臣如范增等亦不問比漢王於廣武數已畧不知置答羽不若是愚也沛公西行入關出自懷王之惠又有如約之論可恃而無可嫌如謂其變詐不測利羽之行弒以執言則前此初冬即宣布告天下何延至半載三老董公遽說而後為義帝發喪耶蓋已前併不知彼罪之可假也朱子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日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潛室陳氏云是三老董公之善謀高帝詭而用之况其時陳平在楚正為信武君為都尉受羽之寵用何能遙為漢王出奇計而反以誣羽者近時人束書不觀好託諸妖夢病惑以証鬼神報應謂有益勸誠此道目前閭閻事消飽食聽之可耳惡可以上誣前古帝王賢聖至於此極試令覆檢史漢紀傳各書按勘彼此出

處年月即欲自捫其舌能乎各蹟附錄後神應果不爽彼造端者當置何等獄乎且羽之授意坑降卒弒義帝布實行之計罪尤重于羽盧某果為布後身何得晏然高官僅以一夢相証了事哉戊午七月十一

九江王傳及高帝紀黥初起以兵屬項梁梁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羽殺宋義自立為上將軍黥布等皆屬羽使布先涉河數有利遂破秦軍羽至西安又使布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為沛公距守故羽大怒使布攻破之秦亡之明年春二月羽封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皆羽所暱也冬十月羽使布殺義帝於郴師古合史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明年三月漢王至修武陳平亡于楚來降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羽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三軍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擊楚四月使謁者隨何說九江王布舉兵叛楚何至淮南三日不得見何請伏斧質淮南市乃見之何說布曰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楚兵雖強天下負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約而弒義帝云云以上英布事楚事

高祖辨誣二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獨羽怨秦破項梁願與沛公西懷王以羽殘暴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羽聞更引兵西屠咸陽殺子嬰所過殘滅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自立為西楚霸王而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漢四年漢王臨廣武之間數羽十罪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八也使人陰殺義帝江南九也羽大怒伏弩射漢王以上懷王見弑始末

陳平傳初事魏王咎為大僕或讒之亡去歸項羽從入破秦賜爵卿殷王反楚羽以平為信武君將客擊殷降之拜平為都尉賜金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間行至修武降漢

蘇東坡范增論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豈獨非增之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義帝之存亡楚之所為

盛衰

潛室陳氏曰項氏之興本假于亡楚之遺孽顧迫于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亦謂其易制無他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此為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



斥文帝稱側室辨三則

毛氏與沈思齋進士論薄后稱側室書詆漢文為喪心病狂悖  
義害禮之甚又云造此穢稱褻天地薄宗廟斥嫚尊親虧辱國  
體為天下臣民恥笑

孔子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南越稱帝已久高后五年漢

文以代王入承大統非有如秦王之聳動天下天下所眾著者高

皇帝而已諸呂移祚天位初經反正帝乃欲以尺書去強蠻之僭

號此非易事服南越歲月紀傳未載據稱今即位大抵在元年其

得手在於明已實為高皇帝之子足以統中國而撫四夷非詭他

姓子為少帝之比也然高帝惟一后一嫡七庶天下所知見玉王

傳苟不自明所出即與少帝何異而帝之母薄姬非后非夫人雖



欲極崇所生宣示天下何患無辭晉江霏云春秋庶子承國其母  
之命顧帝實未舉行而此時亦奚暇議此禮耶將張之曰高皇帝  
薄后歟是自誣其父專曰薄皇太后歟是自絕其父各不正言不  
順方欲倚高皇帝以威夷而誣之絕之外藩非無人恐適招而母  
婢也之侮豈足以取信天下哉高皇后乃光武追稱西漢時未有  
帝皇太后且側室非辱稱對嫡而言之差次耳士賤極於布衣女賤  
未極於側室高帝自稱布衣羣臣亦言帝起細微實也何庸諱至  
如多詐狡獪亡賴誠非美名然帝談笑及之上不損太上皇之慈  
下以發羣臣之大笑史亦直著之非值漢風近古帝王自具偉度  
重門洞開少有邪曲任人見之夫豈護短書生之所及且恭讓為  
帝堯之美王侯自稱孤寡康王自稱眇眇微末其元子自如也文

帝惟質實不事虛夸故趙佗不得不惶恐以越吏輸服視元明所  
以風夷者相去遠矣毛氏溺於近世排場體面之陋習無不虛夸  
反以崇質居謙厚斥文帝陷於吠堯而不自知也庚申十月初二  
霧晴連日

毛氏更引舜棄天下猶敝屣謂南越稱臣不足洗側室之辱論何  
倖耶夫孟子設瞽瞍蹈殺人者死之罪舜不得不捨位救之若稱  
母側室猶稱父庶民非殺人也書不聞曰祗載見太上皇而瞽瞍  
之庶民且疾廢視側陋甚矣亦不聞曰父聖母善而頑嚚之視疾  
廢又甚矣然舜終不以其父母被此名而棄天下何也其事實然  
非國惡比不足為諱也且孟子此言亦專為舜設不以槩天下何  
也舜本以匹夫孝諧為天子自宜以負父全孝為匹夫去就皆身



之所得為也若其他世守帝王各有所受之重不失其重乃為孝  
故孔子以祿位名壽必得明舜孝之大孟子亦別以非身得為明  
世守之專漢高創一天下至子孫而兩帝並立豈云克荷若快意  
與兵率地食肉亦無以合萬國之歡心兩者均非帝王之大孝也  
令舜處漢文時南越本可柔服但謂一稱瞽瞍遂當棄天下而格  
苗適足為辱也即毛氏所深信之偽書已自不然是毛一伸妄議  
不惟無以奪漢文世守勿去之經且為舜隱波一不孝之案三代  
下賢主高行有幾可任夸儒肆讟耶

毛氏云據史稱迎皇太后於代既稱皇太后則告天地祖宗亦如  
此稱予謂此如代王時稱代太后諭國內臣民耳不可以論未服  
之外夷况昭告天地祖宗乎果告之則已正其為后何崩時猶避

呂氏正嫡不敢合葬且僅為寢園不以入廟至元帝時韋元成匡

衡先後陳議謂國君之母非嫡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又

云公子不得為母伸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請罷孝文

太后寢園勿復修而得奏可若經文帝先告天地祖宗其子孫臣

眾敢爾乎西京高祖配食惟呂后平帝時王莽奏郊禮合配正月

始黜毛氏又云薄后之崩景帝率天下臣民行三年喪亦以春秋

僖母成風薨夫子書喪葬與嫡無異故儒臣據經行此歷見晉儒

之議予謂漢文遺詔殿中當臨者且夕各十五舉音棺已下服大

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景帝為父三十六日而為薄

太后乃三年出何書耶師古謂此喪制者文帝字為之非有取於

周禮而深斥以日易月之說謬景帝時春秋猶未行而言儒臣緣



成風尊薄后又出何書耶僖公尊妾母爲夫人乃其時禮壞  
甚於仲子而後世效尤然啖陸以下宋儒專門春秋者十餘家莫  
不詆之春秋不爲異詞者蘇轍謂君臣之禮也杜預云不待貶絕  
而自明卽其類毛氏溺於明臣佞邪導諛妄建非正之號惡宋儒  
守正欲以晉儒壓之不知晉氏大有人如索綝伸魏明藩妾不得  
僭比長信之禁賀循仲子爵不可加父江彰援孝章不上賈貴人  
尊號爲宋人開先者禮志多有毛氏豈掩目不觀乎

附錄

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

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

人之禮陸淳劉敞蘇轍程子胡傳朱子陳傅良汪克寬薛季宣  
黃仲炎齊履謙等皆主其說劉曰桓以臣弑君而王命之成風

以妾僭嫡而王成之三綱廢矣王之無天不亦明乎

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隱妻也不書葬夫人之義從

君者也范甯楊志勛孫復劉敞程子胡傳呂大圭汪克寬皆主  
其說呂曰隱桓母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爲夫人則  
君臣之分定僖公始致厚於妾母稱夫人小君二夫人耐廟亂  
倫易理徒欲貴所生而不虞賤其父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  
不敢二尊也



漢雜事辨僞

楊用修房傳漢秘辛雜事內稱建和元年四月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擇賢作儷其與姁審悉侯商少女幽隱毋諱匿又八月制詔朕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爾宜升尊位母儀天下此二詔均出自桓帝之辭也予按漢紀冲質二帝及桓帝建和四年以前並梁太后臨朝和平正月始慕先姑歸授之法詔皇帝稱制故卽位之初有司以婚雖前結尚闕嘉禮宜具徵幣僅奏請太后而不及於帝帝此時安能自出詔書耶是二詔之僞灼然矣且其辭更不可解夫懿獻后乃順烈太后之親女弟也侯商雖沒女隨外家歲時來覲動止豈容不知且史明載太后徵蠡吾侯命與后爲婚矣今其辭乃若姊爲太后尚不能周咨外家親暱而待審悉於常



侍及不知誰何之吳媼者何辱女弟甚耶就令民家女采自掖庭百官志掖庭令宦者掌後亦不過謹擇貌言貞靜極之可入畫圖宮貴人采女事偽詔失引已耳果有隱疾自能言情不以充選斷未有褫衣裸體檢視如屍以爲審悉之法者更未有奏之於口書之于縑帛取冠皇后大禮儀注而以甲乙次之者幽隱畢形爲其夫與子及周親面目何施在匹夫尚醜之况號爲母儀天下者耶此錄胡震亨孝轅氏已發其前曾結婚不應復詔審視及劉昭志注不應舍此而引靈后後事謂雖用修復生不能判此其識臆矣姚士麟叔祥復摘其用親蠶鑲飾及大尉喬宗正千秋諸誤而賞其前段描寫精瑩有生一氣未可指爲贋作不知此正爲贋作之明據也蓋其描寫精瑩乃作僞者自傳淫狎妓女之生氣而不忍沒之更附會史志入之遠

代以愚一時悅色輕薄子耳若果選擇奏記何敢隻字蹈此明中世相謂才人飽食餘閒道得奇多如此亦祇施之里巷河間婦而宮掖自飛燕煬帝武后爲有心人報復外餘無聞焉梁后尚不至是以此儀嫁之千古宮掖疑何從沆文士造僞之孽深哉戊午七月二十一

桓帝之世大赦頻矣而皇后梁氏立於建和元年八月不書赦十一月己氏五色大鳥見戒天下死罪一等戍邊自爲祥徵耳亦非大赦之比鄧后立於延熹二年八月竇后立於九年十月皆無赦事雜事謂梁后之立大赦天下殆陰據蔡質記靈帝立宋后之儀也按宋后立於建寧四年七月亦不書赦史於順帝梁后之立賜人爵級及貧人斛粟皆載之而獨遺宋后乎是知質此語爲美文



而覽者弗能別之也姚叔祥條此說未盡故申之

曹丕借力經生家纂漢証

三國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載禪代事太史丞許芝條代漢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麒麟以戊巳日至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又曰漢以蒙孫亡孝經中黃讖曰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易運期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玉天下

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定天下者魏



厚岡文集 卷一  
公子桓合符識將軍張魯問合書所出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

芝又引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

輔國將軍劉若等再奏引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

博士蘇林董巴表曰周在鶉火魏在大梁周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武王討黃巾拜丞相在大梁今復在大梁得歲與周相應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魏以十月受

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世族出自顓頊見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合於堯舜授受之次

相國歆大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堯不得不禪奉天時也舜不敢不受畏天命也今陛下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所枉者大所直者小中人凡士皆爲陛下陋之沒者有知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矣

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甚矣聖人之難爲也其言動世以爲法於天下使之趨中正而遠邪忒少倍焉莫不疵之至於欺君篡國不世有之大盜此豈可與



論尺度哉乃考其言行若無一不本於聖一時依附愚術窮怪極鄙亦必緣飾而歸之六經孔子而况公卿大臣於六經孔子之言尤熟其以之逢長尤易故其所行益戾則所証易堅舉聖人所以奉天畏天傲小人之說適以濟其無忌憚而處之安然莊周云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桀跖嚙次何其驗也吾觀三國注載魏丕篡位時其君臣奏令往復六經孔子不脫於口爲聖人者何其不幸乎且魏之得國醜於秦秦焚經者也故經生家得舉而罪之莽丕借力經生家而經無以自釋豈非其時經師駁異顛倒是非之說久中人心有以開其邪忒也曰文王受命而王曰周公不王而孔子非之如此類卽謂漢儒窮經而經亡豈曰過激乎吁漢季之君疊制於操丕遠不逮孺子嬰况敢望同逃債之周赧乎丕居重喪而

假南征爲名途次取璽又迭迎迭距於兩旬之間令過大伯之三讓而後登壇且丕餓猫也弄漢猶死鼠然涎抵口而颺之再四嗟乎何其忍乎而猶曰舜禹之事吾知之此唐賢所謂盜跖自方於仲尼者也其時明大義者惟諸葛公趙子龍數輩斥其爲漢賊如漢魏間經生家誰不曰今之舜禹哉乙卯七月二十六



辨中州及大理稱阿育王塔之妄

昔人謂俗士不可爲史官妄言妄信妄隨而記之以誤流俗者可  
勝辨哉佛之說自東漢始來中土涉魏及晉天下分爲十四五由  
北達中原邊部各種遞據之伎佛固其俗南人尤效而加甚焉魏  
釋老志云釋迦滅度後百年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  
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渭皆有阿育王寺  
蓋承其遺蹟焉梁人亦矜言長干等寺是阿育王作初不詳考彼  
書阿育止是中天竺王初非天王龍鬼之類每塔布金千百兩爲  
之皆入會 計在九十六億金之內 阿育王誓施百億金盡一生  
不足四億愧憤而死見本傳  
雖誇言八萬四千實不過百十塔耳本無神力其時值中國秦始  
皇帝各事并吞阿育本凶暴既併四天竺而王閻浮提畏報崇佛



亦止就其封內起塔安能東誇二萬里向秦皇假寸土耶中國文  
史公私相承小異必記安有萬里之內一夜降塔十數大變如是  
更無一人言及者大史公自序東西南北周游海內長老徃徃言  
黃帝堯舜暨班固兩書數百萬言藝文志無書不舉烏有一字及  
佛蹟耶魏人備考洛陽伽藍於前朝惟記白馬寺爲漢明帝所立  
稱爲佛入中國之始畧不及阿育是妄言中國有阿育王跡雖嗜  
佛書如楊銜之猶不肯妄信也晉書佛圖澄傳云澄天竺人來洛  
爲石氏所信趙人因澄故多奉佛營寺廟相競出家著作郎王度  
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祀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  
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  
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

趙人爲沙門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石季龍以澄故下書曰  
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享祠應從本俗佛是我神所應恭奉  
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此可証中土寺塔並出漢明以  
下諸戎人如後世回回教之建天祠西洋人之祀天主皆非一時  
事黠者妄言阿育遺址以誑愚瞽俗士不察而記之於史豈非妄  
隨也哉其時君諸夏者率如季龍所云奉戎神從戎俗不約而同  
及魏之季沙門多至三百萬塔寺至三萬有餘度南朝亦相等西  
域之所虛誇南北朝人幾實之然考之益寧荒裔尙無有也唐合  
天下爲一天寶之際蒙酋叛走吐蕃沿其俗以僧爲師一切信之  
於是塔寺漸盛段首旣滅士大夫猶多出於師僧師僧不知古而  
俗士欲緣飾之謂天下多有阿育王跡恥一隅獨無於是最後之



妄言出矣按大理塔寺著名有三其一曰三塔寺在城北少西元郭松年行記云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明大理府志同又云頂有欵為開元元年南詔請唐匠楊慎吳鵬等記則謂頂有鉄鑄欵識云貞觀六年尉遲敬德監造按唐書敬德未嘗至雲南且引欵文與志異恐修塔時俗士緣飾未可信然當開元初大理尚為河蠻地志屬之南詔亦非也貞觀十四年唐於高昌北庭今伊犁縣即唐北庭之地亦立有寺可借証若摩伽陀箇置應運泰寧寺開置部失密今尚未通其地比大理不啻數倍之遠見宋王延德行記高宗時遣王元策至中天竺摩伽陀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開元初箇失密國王請於摩訶波多磨龍池為天可汗營祠並見唐書西域傳唐盛時嘗以此明德威之遠諸夷亦樂請之河蠻之三塔特其邇者耳其一曰一塔寺在城西南郭記無

有楊慎寺記云隋文帝得異人舍利詔分天下八十三州大建淨屠宏聖其一也李元陽記云天觀堂前古塔十六級周昭王時物也府志謂是阿育王建按諸記並不言其傳自何人本之何典無徵不信而中溪謂阿育王與周昭王同時其妄尤為古今未有升菴非不知之特為地主周旋故於記稱或曰周昭疑之也然欲代以臆撰之隋文則猶五十步與百步之相笑耳且郭氏詳記唐塔豈於隋塔而反遺之是此塔又出三塔之後意者元初尚無有而段信苴曰等續成之以明世祖之德威郭氏固未及見也其一曰感通寺又名蕩山寺在城西南十二里聖應峯下郭記作上山寺云雲烟靜境花木禪房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府志云漢時摩騰竺法蘭由西天入中國時建唐李成眉再建至乾寧三年



蒙氏僧趙波羅葺之寺志云元時修於段苴實按寺內明洪武以前無遺碣府志所云承誰傳之魏書釋老志云漢明帝遣節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伽立像以白馬負至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竺法蘭咸卒於此寺後漢西域傳云通考亦引之元始以後往西域有三道從酒泉武威張掖燉煌出玉門關西經姑羗轉西域蔥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其中道北道並從玉門關外北走西南轉合蔥嶺嶺西則天竺境此當日愔景出使及挾摩騰法蘭東還之所經由者以今地言之則是自洛陽西行經西安甘肅出舊關渡流沙涉和闐以西抵拔達克大山之徑與大理蓋風馬牛不相及也中溪乃欲移其跡就已如史傳之章章何其亦大愚

矣此寺郭記惟稱其勝景又謂段氏有國設科選士皆出于師僧中溪有蕩山指南房記云僧海慧者本楊氏世家科甲且世為師郡之紳衿接武出其門楊聲遠云中溪與蕩山寺僧交契因以學田契囑其經理後為僧徒侵蝕惡中溪文多言施產因潛毀其板中溪集遂少傳是海慧即向時之師僧而世居蕩山山寺為段氏有國時建何疑焉噫南北朝人妄言阿育之跡而不得其時厭棄之久矣中溪晚出西南聞其言乃如瓶覆陰實之周昭以記其塔所謂最後之妄言也二百年來眾口相仍無有能討而証之者豈非以中溪能竊阿育之美稱流俗得以虛奉其塔為榮哉抑知阿育非令王也晉時安息國沙門安法欽嘗譯其事實矣正賴有彼氏書存以悉其罪且阿育止一子為王夫人挑去其眼不能嗣位今滇志乃妄稱阿育有三子來滇為景帝俗士不學乃爾逆父篡兄燒妻殺大臣五百媵女五百生造泥犁地獄殺人無數又



殺八萬四千夫人始思造八萬四千塔以贖其罪所謂以暴易暴者也釋氏謂彌天大罪禮佛即消故一切不之諱計其惡殆十桀紂而倍秦皇報慘于妻子終及其身三世而國絕雖彼土人亦未有稱之者不知中土俗士何為遙慕不已且阿育之造塔與其時秦皇之築城有用與無用雖別而勞役則同今使中國人矜言於佛國謂彼地諸城為秦皇所造彼人必不肯受乃彼人妄言中有阿育王塔俗士即多方要合之是非羞惡之心不復可問良足悲夫癸丑六月初八

法苑珠林載唐高宗時京城宣律師言有人自稱天人姓費迦葉佛時生在初天韋將軍下末一條云有父桀時生天備言東華佛蹟所由昔迦葉佛時有人于西洱河鷺山寺造多寶佛像有成都

人往彼請像將還其西洱河濶或五百里鷺頭山寺古基尚在有一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土人但言神冢每發光明又云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取像入船因海神瞋覆沒晉時有僧掘獲像及人骨皆羸大數倍即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時人也其言詭託天人矜誇彼教無異病譖不足引辨但彼於西洱河尚誇言濶五百里實過十倍假如有今諸塔高大豈肯小言如戒壇三重乎知造此語時今塔尚未有也李元陽等志內亦不採其書恐後有佞僧者謬證故附辨於此 ○太平廣記具僧下



辨睢陽妾報復之誣

池北偶談徐藹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瘕疾痛不可忍年餘瘕能  
作人言瀕死見白衣少婦曰君前生爲張睢陽吾其妾也有何罪  
殺以饗士卒尋君已十三世世爲名臣不能報復今甫雪吾恨藹  
隨逝其門人范思敬說子不語重引之

予按自古忠烈之臣爲國死守援盡糧絕易子析骸之事亦豈忍  
出李翰進張巡表謂乖其本圖信也史傳稱巡之言曰諸君經年



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割肌以饒寧惜一妾一妾饗士幾何蓋策死日已近與其汚於賊何若先殺之妾如有知感惠大矣且其時被圍日久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不少食人寧若全人之議史傳詳之夫以巡之健戰能守藉令號王巨不分徙其糧雖久圍食必不乏之矣令進明不懷媼嫉而赴其援亦何至食人至于兵去食去猶能延其遲久之死分屈賊勢以速西兵四日而四節度至十日而東都平斯則以死爲功不但生保江淮已也雖其時忌者滋愧反指效死殺身爲罪名自比逆亂設淫辭以助攻然經前後煌煌正議斥絕之天下久無異言矣不謂千餘年後乃有託諸鬼魁專爲一愛妾抱不平如偶談所記者其肺腸更居何等耶夫以中興唐天下之功授食人於垂破之城百不損一也以食萬

計婦人老弱授一妾百不增一也此鴻毛正山之例也巡且不自愛割肌而妾敢愛一死乎婦孺無數無罪不聞報而一妾敢思報復乎且巡在雍正時嘗屠附賊令狐潮之妻子磔城上潮怒率衆來巡責之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衛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柰百世笑何潮赦然去巡能生以大義折令狐無罪之妻而死乃詘辭于應死之妾乎巡烈日也妾陰燐也謂燐能食日吾不信也城之將陷巡西向拜曰臣生不能報陛下願死爲厲鬼以殺賊嗚呼忠憤之氣雖死如生誠有以動人也是以當時卽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超顯其子自德宗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張許南三人者宣宗至圖其像於凌烟閣異代宋真宗東巡過廟猶爲之刻贊今天下祀者莫不盡敬此其魂魄毅然與天地長久非得永



為萬民除厲必不快何喬新東平王廟碑道家謂王受命上帝為  
靈部帥察民善惡而賞罰王著神南土封號  
屢加日東平威烈云云靈祐王豈屑代代輪轉撫仕比庸福享盡  
者宋景定元年封芮城亦有廟遂爾然弊於所愛之鬼近代斗筭人報復容有此何可以上擬雖  
陽哉醫書見鬼謔語具有本病凡氣弱者懼內者脫陽者合而成  
妄吾意斯人之死精鬼離析自為巡自為妾生平好色不好德之  
情發露于此謔語無足怪特相與傳之者卑趣恐不可諱小說家  
宜戒焉

李翰進張巡傳表云巡之功大矣所以固守者恃諸軍之救救  
 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食人乖其本圖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  
 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  
 乎

新唐書忠義傳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特  
 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  
 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天下不  
 亡其功也由是天下無異言贊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  
 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

韓文公書傳後云遠食所愛之肉新書則云殺愛妾韓云遠生月  
 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新書則云巡呼為兄蓋本韓辭而轉寫失之  
 又韓云人相食且盡而新書曰巡食三萬口尤謬也賊自至德二  
 載七月復圍睢陽至十月而陷士日賦米一勺才千餘人耳死巡  
 難者別將二十五人百日内安得食如許之多又翰進傳表云巡  
 殺兇徒九十餘萬九字亦當衍覽史者倘不知此妾當誰屬而敢



於云云誠病怪矣且瘕言于腹中誰為聽之自知難附袁盎之冤瘡又添出女鬼為証亦曲之甚戊午七月十三日雨草此中宵得雨連明日獲霑

宋人王明清摭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大軍屯淮東小校何兼資領兵候望夜於六合縣西荻林中遇張許神兵云奉天符助大尉兼資因問史言大王城守食三萬餘人殺愛妾饗士然否巡曰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效死吾前故自刎遂烹以饗士用堅士卒之心耳云云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小說同用此事一則崇名教一則獎風流用心懸絕且王袁皆號博覽令果記是書得不自悔乎已未三月二十八日久雨續記

杜少陵無恥辨

王阮亭持杜少陵進封西岳賦表云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謂楊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資緣三公天下知其非據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辭以諛之可謂無恥他日又云慎莫近前丞相嗔自為矛盾其人品未可知顧自許稷契亦妄矣池北偶談卷十九予謂子美以杜陵一老布衣感三賦結知人主委試叅選復竭憤懣進封岳賦以勸中云維岳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岳降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又云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引義皆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本命事元宗碑西岳已自言之國忠受冊之際天雨黃土霑朝服合於土祥舊史盛傳之凡賦大禮必兼言君相甫嘗自薦於元宗謂可企楊雄枚舉而封禪書有大司馬勸進之文



甘泉賦稱搜索臯伊之徒當時無人克副然歸美至尊之辭宜如是也仇氏注子美大廟賦云進賦須關白宰臣故篇中兼及林甫然不肯謬作諛辭箴君諷臣品格卓然此誠善論古人者且子美於十九年權相尙如此林甫死國忠才進一年而祿山叛唐書不以入奸臣傳其冊司空未久而子美進賦摘用上祥外一無假借且云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元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賦末云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不勝拳拳為民之意賦家勸百而諷一勸其貌也諷其實也非勸無由進百一之諷子美意豈在封岳特欲乘主知而效忠欵本是命之君應是德之臣宜有感動措辭如此無愧古人矣假令子美以此奏記國忠誠難為之辭全集幸無之而後

世文人不幸失筆於權相阮亭尙不惜多方援引冀得分謗阮亭云陸

放翁為韓偓曾作南園記為世所諷然當時如辛稼軒詞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皆一時名獨於所宗師之子美剽此苛論何耶此說關係子美人品甚

大不得不辨言之子美稷契自許論者或有取焉南郊賦又云人自以為稷高策華州進士要之於稷高責人責已均嚶嚶然孟子所謂中之次不可得之古狂也後之文人具此志者誰宜慎議之戊午七月二十三秋熱下午新昌太翁差探寧州近信



厚岡文集

卷六

三十一





